

真 正 纯 美 阅 读



用 心 体 会 文 字 之 美

(英) 奥斯汀◎著

郭漫◎改编

傲慢与偏见

Pride and prejudice



“世事经历得越多，我就越发对这个世界不满。世人都是反复无常的，那种表面的优点或见识是很不可靠的。日复一日，我的这种信念更加坚定。”

(英)奥斯汀◎著

郭漫◎改编



傲慢与偏见

真正纯美阅读

文字之美

航空工业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提 要

简·奥斯汀是英国著名的女性小说家，介于新古典主义和浪漫运动的抒情主义之间的“小幅画家”和“家庭小说家”。本书是奥斯汀的代表作。这部作品是以日常生活为素材，主要描写了达西与丽萃之间的爱情故事。出身富贵的达西常常表现出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慢，这令丽萃讨厌至极。因此当达西不顾门第和财富的差距，勇敢地向她求婚时，她却拒绝了他。傲慢与偏见的爱情，就此在英国的小镇中悄然展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傲慢与偏见 / (英) 奥斯汀 (Austen, J.) 著 ; 郭漫
改编. -- 北京 : 航空工业出版社 , 2012.3
ISBN 978-7-80243-880-4

I . ①傲… II . ①奥… ②郭… III . ①长篇小说—英
国—近代 IV .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5331 号

分类建议少儿·课外阅读

傲慢与偏见

Aoman yu Pianjian

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安定门外小关东里 14 号 100029)

发行部电话: 010-64815521 010-64978486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0 字数: 260 千字

印数: 1—20000

定价: 16.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前言 Foreword

简·奥斯汀（1775年12月16日－1817年7月18日）是英国著名的女性小说家，介于新古典主义和浪漫运动抒情主义之间的“小幅画家”和“家庭小说家”。在文学评论家眼里，她是堪与莎士比亚在不朽性方面相提并论的英国作家。她一生只走过了42个春夏秋冬，一直过着安静平和的隐居生活，一生未婚。

简·奥斯汀生前匿名出版了4部小说：《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花园》和《爱玛》；另外两部《诺桑觉寺》和《劝导》是她去世后于1817年出版的。她的这些小说是以对英国社会和风俗进行的讽刺性描述而闻名于世的。她的作品主要关注乡绅家庭女性的婚姻和生活，以女性特有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活泼风趣的文字真实地描绘了她周围世界的小天地。

《傲慢与偏见》是奥斯汀的代表作。这部作品以日常生活为素材，一反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感伤文风，生动地反映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处于保守和闭塞状态下的英国乡镇生活和世态人情。这部社会风情画式的小说不仅在当时吸引着广大的读者，时至今日，仍给读者以独特的艺术享受。

编 者

目录

第1章	001
第2章	007
第3章	012
第4章	021
第5章	025
第6章	029
第7章	034
第8章	037
第9章	041
第10章	044
第11章	047
第12章	051
第13章	057
第14章	063
第15章	067
第16章	070
第17章	073
第18章	081
第19章	086
第20章	091
第21章	098
第22章	107
第23章	112
第24章	116
第25章	122
第26章	131
第27章	136
第28章	142
第29章	148
第30章	152

contents



第 01 章

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高贵的女人做太太，这已经是大家所公认的真理了。每逢这样的单身汉搬到一个新的地方，邻居们虽然对他一点也不了解，但正是因为这个根深蒂固的思想，人们总是把他看作是自己女儿应得的一份财产。

一天，班纳特太太对丈夫说：“朗格太太刚刚来过了，她告诉我尼日斐花园终于租出去了。”

班纳特先生没有理睬她。

“你难道不想知道是谁租的吗？”太太不耐烦地嚷了起来。

“如果你要告诉我的话，那我听听也无妨。”

“亲爱的，郎格太太说是个阔少爷租了尼日斐花园，他是英格兰北部的人。听说他来看房子那天，是乘着一辆驷马轿车来的。当场就和莫理斯先生谈妥了，他要在‘米迦勒节’以前搬进来，打算下周末先叫几个佣人来住。”

“他叫什么名字？”

“彬格莱。他是个有钱的单身汉，每年都有四五千磅的收入，这可真是女儿们的福气！”

“关女儿们什么事？”

太太回答道：“告诉你吧，我打算让他娶我们一个女儿做太太！”

“他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这个打算吗？”

“这是哪儿的话！不过，他一搬来，你就得去拜访拜访他。”

“我不用去，你带着女儿们去就行啦，要不干脆打发她们自己去，因为你比女儿们更貌美。你若去了，彬格莱先生倒有可能看上你呢！”

“我的好老爷，你太捧我啦。我都有5个成年的女儿了，容貌上已经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了。不过老爷，彬格莱搬来时，你的确应该去看看他。”

“这不是我分内的事。”

“看在女儿的分上吧。你想一想，只要有一个女儿能攀上这样的人家就够了。威廉爵士夫妇已经决定去拜访他了，他们无非也是这个用意。要是你不去，我们怎么去？”

“你想多啦。彬格莱先生看到你一定很高兴。我可以写封信给你带去，就说不管他挑中我哪个女儿，我都会心甘情愿地答应他。不过，我得在信上替小丽萃吹嘘几句。”

“我希望你别这么做。丽萃没有任何地方能胜过其他几个女儿。论漂亮，她比不上吉英；论性格，她比不上丽迪雅。可你最偏爱她。”

“她们都不值得夸奖，”他回答道，“她们跟别人家的女儿一样，又傻，又无知，只有丽萃伶俐些。”

“你这是在故意气我吗？你一点也不体谅下我的神经衰弱。”

“你真错怪我了，好太太。我非常尊重你的神经，它们是我的老朋友了。”

“你不会知道我有多痛苦！”

“我希望你快点好起来，到时候你就可以亲眼看见这些阔少爷，一个个搬来做你的邻居了。”

“如果你不愿意去拜访他们，就是搬来 20 个，对我们也没有好处！”

“放心吧，我的好太太，等有了 20 个，我肯定去一一拜访。”班纳特先生是个怪人：他一方面喜欢插科打诨、爱挖苦人；同时又不苟言笑、变幻莫测。致使他那位经验丰富的太太，也摸不透他的性格。太太是个喜怒无常的女人，只要碰到不顺心的事，她就以为是神经衰弱。她生平最大的愿望就是嫁女儿，最大的兴趣就是到处打听“新闻”。

尽管班纳特先生在太太面前一直都说不想去拜访彬格莱先生，可事实上他是跟第一批拜访的人一起去的。当天晚上太太才知道实情。这消息透露出来的经过是这样的：他看到二女儿在装饰帽子，就突然对她说：“我希望彬格莱先生会喜欢你这顶帽子，丽萃。”

太太气愤地说：“我们既然不打算去看彬格莱先生，当然就无从知道他喜欢什么。”

“可是你忘啦，妈妈，”丽萃说，“我们将来是可以在舞会上碰到他的，郎格太太不是答应把他介绍给我们吗？”

“我不相信郎格太太会这么做。她有两个亲侄女。而且她是个自私自利、假仁假义的女人，我瞧不起她。”

“我也瞧不起她，”班纳特先生说，“你不指望她来为你效劳，这让我很高兴。”



班纳特太太没有理他，可是又忍不住气，便骂起女儿来：

“吉蒂，别一直咳个不停，看在老天爷分上！稍许体谅一下我的神经吧。我的神经都要胀裂啦。”

“吉蒂真不知趣，”她的父亲说，“咳嗽也不挑个时候。”

“我又不是故意咳着玩的。”吉蒂气恼地回答道。

“丽萃，你们的舞会定在哪一天开？”

“从明天算起，还得再过两个星期。”

“原来如此，”她的母亲嚷道，“郎格太太要挨到舞会的前一天才能赶回来，她肯定没时间把他介绍给你们了，她自己还不认识他呢。”

“好太太，那你正好可以反过来给她介绍这位贵人了。”

“我的好老爷，我自己还不认识他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嘲笑人？”

“我真佩服你想得这么周到。跟一个人只相处两个星期，肯定不能完全了解他。说到底，郎格太太和她的侄女一定不会错过这个良机的。所以，要是你不愿意办这件事，那我来办好了，反正她会觉得这是我们对她的一番好意。”女儿们都对父亲瞪着眼。班纳特太太只随口说了句：“毫无意思！”

他嚷道：“你以为替人家介绍是毫无意思的事吗？你这样的说法我可不大同意。你说呢，曼丽？我知道你是个有独到见解的孩子，读的书都是巨著，而且还要做札记。”

曼丽想说几句有见识的话可又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于是班纳特先生接下去说：“让曼丽仔细想一想再发表意见吧，我们还是重新来谈谈彬格莱先生。”

“我就讨厌谈彬格莱先生。”他的太太嚷起来了。

“你怎么不早说？要是上午听到你说这句话，我就不会去拜访他啦。既然拜访过了，我们今后就少不了要结交这个朋友。”

果然不出他所料，大家听了这件事之后，一个个都很惊异，尤其是班纳特太太。就这样欢天喜地地喧嚷了一阵以后，她说：“老爷，你真是个好心的人！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么做的。你疼爱女儿，当然会为她们做任何事情的。”

“吉蒂，现在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咳嗽啦。”班纳特先生一边说，一边走出了房间，因为他看到太太得意忘形的样子，有些厌恶。

门一关上，太太便对女儿们说：“孩子们，你们的爸爸太好了，我不知道你们怎样才能报答他。再说，你们也应该好好报答我一番的。我们都这把

年纪了，哪有兴致天天去交结朋友啊，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丽迪雅，乖宝贝，虽然你年纪最小，但彬格莱先生或许就偏偏想和你跳舞呢。”

丽迪雅满不在乎地说：“虽然我年纪最小，但是我个头最高。”

她们一方面猜测那位贵人何时会来回拜班纳特先生，一方面又盘算着什么时候请他来吃饭，一晚上的工夫就这样在闲谈中度过了。

当班纳特太太和女儿们想尽办法向班纳特先生询问情况时，他的回答总是让她们很不满意。最后，她们只得从邻居卢卡斯太太那里得到间接的消息，她的报道里全都是好话。据说威廉爵士很喜欢彬格莱先生：他非常年轻、长得特别漂亮、为人又极其谦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打算请一大群客人来参加下次的舞会，这真是再好不过的事了。跳舞是谈情说爱的一个步骤，少女们都想去捕获彬格莱先生的心。

“我只要能看到一个女儿在尼日斐花园安家，”班纳特太太对她的丈夫说，“其他的女儿也能找到门当户对的人，那我这一生就没有别的奢望了。”

几天后，彬格莱上门回拜班纳特先生，在书房里跟他盘桓了 10 分钟左右。他久仰班纳特先生有几位年轻美貌的女儿，很希望能见见她们，但是他只见到了她们的父亲。倒是小姐们比他幸运，她们利用楼上的窗口，看清了他穿的是蓝外套，骑的是一匹黑马。

不久之后，班府就发请柬请彬格莱先生吃饭。但是，由于彬格莱先生第二天非进城不可，因此他回信拒绝了他们的好意。班纳特太太很不安。幸亏卢卡斯太太告诉她，彬格莱先生可能是去伦敦邀请那群人来参加舞会，这才使她消除了一些顾虑。很快，外面又纷纷传说彬格莱先生并没有带来 12 个女宾，只带来了 6 个，其中 5 个是他自己的姐妹，一个是表姐妹，这个消息使小姐们放了心。后来等到这群贵宾走进舞场时，却一共只有 5 个人——彬格莱先生、他的两个姐妹、姐夫、还有另外一个青年。

彬格莱先生仪表堂堂，大有绅士风度，不拘泥做作；他的姐妹也都是些优美的女性，仪态落落大方；他的姐夫赫斯脱只不过是个普通绅士，不大引人注目；他的朋友达西却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因为他身材魁梧，眉清目秀，举止高贵。进场不到 5 分钟，大家都纷纷传说他每年有 10000 磅的收入，大家都用爱慕的眼光看他。可是到了最后，人们发现他很傲慢，因此对他产生了厌恶的感觉。既然他摆出那么一副讨人嫌惹人厌的姿态，那么，不管他在德比郡有多少财产，都挽救不了他了。

彬格莱先生很快就熟悉了全场所有的主要人物。他朝气蓬勃，每场舞都参加。让他很气恼的是舞会怎么这么早就结束了，他决定要在自己的尼日斐



花园再开一次舞会。他这些可爱的地方与他的朋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达西先生只跟赫斯脱太太和彬格莱小姐跳了一支舞，人家要介绍他跟别的小姐跳舞，他怎么也不肯。大家都断定他是世界上最骄傲、最讨人厌的人，希望他不要在来了。其中对他反感最深的是班纳特太太，她对他的整个举止都感到厌恶，而且这种厌恶竟然转变成了一种特殊的气愤，因为他得罪了她的一个女儿。

由于男宾少，丽萃·班纳特有两场舞都只能空闲。达西先生当时就站在她身旁，彬格莱先生特意歇了几分钟，他走到达西跟前，硬要达西去跳舞，两人的谈话被丽萃听到了。

“来吧，达西，”彬格莱说，“我不愿看到你自己孤独地站在这，还是跳舞去吧。”

“绝对不跳。你知道我一向都讨厌跳舞的，除非是跟很熟的人跳。你的姐妹们都在跟别人跳，要是叫舞场里别的女人跟我跳，我觉得是在活受罪。”

“我可不像你那样挑肥拣瘦，”彬格莱嚷道，“不瞒你说，我还是第一次在舞会上见到这么多可爱的姑娘。你看，其中有几位真是美貌绝伦。”

“当然了，舞场上唯一的一位漂亮姑娘在跟你跳舞！”达西先生边说边望着班府上年纪最大的一位小姐。

“她的一个妹妹就坐在你后面，她也很漂亮，让我来请我的舞伴给你们介绍一下吧。”

他转过身来，朝着丽萃望了一会儿，等她也看见了他，他才收回自己的目光，冷冷地说：“她还可以，但还没有漂亮到打动我的心，我对那些被别人冷眼看待的小姐没有兴趣。你还是跳舞去吧，别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

彬格莱先生走开以后，达西自己也走开了。丽萃依旧坐在那里，对达西先生委实没有任何好感。不过她却很有兴致地把这段偷听到的话讲给她的朋友们听，因为她个性活泼，对任何事情都很感兴趣。

这个晚上，班府全家上下都过得很高兴。

大小姐承蒙彬格莱先生的邀请跳了两支舞，而且彬格莱先生的姐妹们也都对她另眼相看。班太太看到尼日斐花园的一家人都这么喜爱她的大女儿，觉得非常得意。吉英跟母亲一样得意，只不过没有像她母亲那样声张。丽萃也为吉英高兴。母女们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她们所住的浪博村。

班纳特先生还没睡，因为他想知道大家朝思暮想的盛会究竟如何。他满以为太太对那位贵客会很失望，但是，他立刻就发觉事实并非如此。太太一走进房间就说：“你没去真是可惜了，所有人都夸吉英长得漂亮，彬格莱先

生邀她跳了两场舞！他第一场舞是邀请卢卡斯小姐跳的，当吉英走下舞池的时候，他就立刻打听她的姓名，请人介绍，然后邀她跳舞。”班纳特先生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悦。

太太接着说：“我非常喜欢他，他的姐妹们我也很喜欢。她们的衣服很讲究……”说到这里又把话题岔开了，因为班纳特先生不愿意听人谈衣服。于是她就谈到了不可一世的达西先生，她说话尖酸刻薄，还有几分夸张。她又补充道：“他没有看好丽萃，这样对丽萃挺好的，因为他不值得别人对他好。那么高傲自大，把自己看得那么了不起！他嫌别人不够漂亮，不配跟他跳舞！要是你在场就好了，可以好好地教训他一顿。”



第 02 章

吉英只有和丽萃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倾吐她对彬格莱的爱慕之情。她说：“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像他这样优秀的人！”

“他长得很漂亮，”丽萃回答道，“真够称得上是一个完美男人了。”

“他第二次又来请我跳舞，我高兴死了。我真没想到他会这样抬举我。”

“你真的没想到吗？这正是我和你不同的地方。你遇到别人献殷勤，总是受宠若惊。他第二次再来请你跳舞，这是很自然的事，你比舞场里任何一位小姐都要漂亮好多倍，他向你献殷勤你又何必感激。”

“我的亲丽萃！”

“我知道，你总是很容易发生好感。在你眼里，天下都是好人。”

“我倒希望不要轻易责难一个人，可是我一向都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这就是我对你感到奇怪的地方。你这样一个聪明人，为什么看不出别人的愚蠢和无聊！说实话，你也喜欢那位先生的姐妹们吗？她们的风度可比不上他呀。”

“看起来的确比不上。不过和她们聊过之后，就会觉得她们也很讨人喜欢。听说彬格莱小姐要和她的兄弟住在一起，替他料理家务，她一定是个好邻居。”

丽萃听着姐姐的话，嘴上虽不说话，可心里并不信服。她的观察力比姐姐的敏锐，她只要想想彬家姐妹在舞场里的那种举止，就知道她们并不讨人喜欢。她们一味骄傲自大，曾在一个上流的专科学校里受过教育，有 20000 英镑的财产，花起钱来总是挥霍无度，爱结交有身价地位的人，因此才造成了她们在各方面都自视甚高，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彬格莱先生从他父亲那里只继承了将近 100000 英镑的遗产。他父亲生前本来打算购置些田产，可惜还没实现就与世长辞了。彬格莱先生也有这个想法，不过目前他已经有一幢很好的房子，而且庄园可以任意使用，于是那些了解他性格的人都说，像他这样一个随遇而安的人，下半辈子恐怕就要在尼日斐花园度过了，购置田产的

事又要留给下一代去做了。当时彬格莱先生刚刚成年，只因为偶然听到人家说尼日斐花园的房子好，他便来看看。里里外外看了半个小时，地段和房间他都很中意，于是就当场租了下来。虽然他和达西的性格大不相同，但彼此之间的友谊却始终如一。达西喜欢彬格莱的温柔敦厚、坦白直爽，尽管个性和自己相反。达西很看重彬格莱，因此彬格莱对他极其信赖，对他的见解也推崇备至。达西为人傲慢、爱挑剔，虽说他受过良好的教养，可是他的风度总不受人欢迎。从这一方面讲，他的朋友可比他高明多了。彬格莱无论走到哪儿，一定都会讨人喜欢，达西却始终得罪人。

距离浪博恩不远的地方，住着一户和班纳特府特别知己的人家，就是威廉·卢卡斯爵士府。爵士从前是在麦里屯做生意发迹的，经过市长上书皇上，获得了一个爵士头衔。这个显要的身份使他觉得太荣幸，从此他就讨厌做生意，讨厌住在一个小镇上，于是停了生意，告别小镇，带着家属搬到一幢大房子里去住，从那时起他就把那地方叫做“卢家庄”。尽管他以自己的地位欣然自得，却并不因此而目空一切，反而对什么人都应酬得非常周到。卢卡斯太太是个善良的女人，卢府上有好几个孩子。大女儿是个明事理的小姐，大约二十六七岁，她是丽萃的好朋友。且说卢府上的几位小姐要跟班府的小姐们见面，谈谈这次舞会，交换一下意见。于是在舞会的第二天，卢府的小姐们就来到了班府。

班纳特太太一看见卢卡斯小姐，便从容不迫地说：“那天晚上全靠你开场开得好，你做了彬格莱先生的第一个意中人。”

“是呀，可是他喜欢的倒是第二个意中人。”“你是说吉英吧，因为他跟她跳了两次。看起来，他是真的爱上她了，我相信这是真的。”

夏绿蒂说：“达西先生的话没有他朋友的中听，可怜的丽萃！他认为她只是还可以！”

“我请求你别叫丽萃想起他，他那么讨厌，被他看上了才叫倒霉呢。郎格太太告诉我说，昨晚上他坐在她身边半个小时，可始终都不开口。”

“你的话可靠吗，妈妈？”吉英说，“我清楚地看到达西先生跟她说话了。”

“那是后来她问起他喜不喜欢尼日斐花园，他才敷衍了她一下。”

“彬格莱小姐告诉我，”吉英说，“他从来不爱多说话，除非是跟知己们，他对待知己朋友倒是非常友善的。”

“他没跟郎格太太说话，我倒不计较，”卢卡斯小姐说，“我只怪他当时没跟丽萃跳舞。”

“丽萃，假如我是你，”她母亲说，“下次我偏不跟他跳。”



“妈妈，我怎么会跟他跳舞呢。”

卢卡斯小姐说：“他门第好，又有钱，也难怪他自以为是。照我看，他有骄傲的权利。”

“这倒是真话，”丽萃回答道，“要是他没有触犯我的骄傲，我会很容易原谅他的骄傲。”

一场辩论直到客人告别时才结束。

班府的小姐们不久就去拜访尼日斐花园的小姐们了。两位彬格莱小姐很愿意跟年纪大的两位班小姐做进一步深交，吉英欣然接受了这份盛意。在丽萃看来，她们对吉英好，多半还是由于她们兄弟爱慕她的缘故。丽萃知道吉英一开始就看中彬格莱先生了，但好在她性格沉稳，外表上仍然保持着正常的和颜悦色，那么他俩的心意也就不会被人察觉了。

丽萃一心只想着彬格莱先生对姐姐的殷勤，却没有想到自己已经成了达西的意中人。说到达西，他起初并不认为她怎么漂亮。他在跳舞会上望着她的时候，并没有带着丝毫的爱慕之意；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他也只不过是用吹毛求疵的眼光去看待她。虽然在朋友们面前、在自己心里，他都觉得她的容貌一无可取，可是眨眼的工夫，他就发觉她那双乌黑的眼睛美丽非凡，使她的整个脸蛋显得很聪慧。虽然他嘴上一口咬定她缺少上流社会的翩翩风采，可是她落落大方、爱打趣的作风，又把他迷住了。丽萃完全不明了这些情形，她只觉得达西是个讨人厌的男人，何况他曾经认为她不配跟他跳舞。

达西希望跟她深交，于是她跟别人谈话的时候，他都留神去听。

有一次威廉·卢卡斯爵士大人请客，达西这样的做法当场引起了她的注意。当时丽萃对夏绿蒂说：“达西先生是什么意思呢？我跟别人谈话，他为什么要在那里听呢？”

“这个问题只有达西先生自己能够回答。”

没过多久，达西又到她身边来了，表面上他并不想跟她们攀谈。卢卡斯小姐不断地怂恿丽萃向他把这个问题正面提出来。丽萃被她这样一激，便立刻说道：“达西先生，我刚刚跟弗斯脱上校讲笑话，要他给我们在麦里屯开一次舞会，你看我这话说得合适吗？”

“的确说得很起劲，不过这件事本来就是叫小姐们非常起劲的。”

“这下子你反而被人嘲笑了，”卢卡斯小姐说，“我去打开琴，丽萃，你明白的。”

“你这种朋友真是世上少有！不管当着什么人的面，总是要我弹琴唱歌。要是我存心在音乐会上出风头，我真要对你感激不尽。可是宾客们都听惯了

一流演奏家的，我实在不好意思在他们面前献丑。”话虽如此，可怎么也耐不住卢卡斯小姐的再三请求。她的表演虽说不上奇妙绝伦，也还算娓娓动听。

达西一直站在她们附近，她们就这样度过了一个晚上，也不跟他攀谈，他心里很是生气。连威廉·卢卡斯爵士站在他身边，他都不知道。最后他才听到爵士跟他说：“达西先生，跳舞对于年轻人来说是多么可爱的一种娱乐！我认为这是上流社会里最出色的才艺。”

“当然了，先生。而且好就好在跳舞在低等社会里也很风行。”

威廉先生笑了笑没作声。接下来他看见彬格莱也来参加跳舞，便对达西这么说：“你的朋友跳得很不错，我相信你对跳舞也是驾轻就熟吧？”达西耸了耸肩。

这时，丽萃朝他们走来，他灵机一动，想乘此献一下殷勤，便对她叫道：“亲爱的丽萃小姐，你为什么不跳舞呀？达西先生，让我把这位年轻的小姐介绍给你，她是位理想的舞伴。”他拉住了丽萃的手，预备往达西面前送，却不料丽萃立刻把手缩了回去，神色仓皇地对威廉爵士说：“先生，我一点儿也不想跳舞，你可千万别以为我跑到这边来是为了找舞伴的。”

达西先生非常有礼貌地要求她赏光跟他跳一场。可是丽萃下定了决心就不动摇，任凭威廉爵士怎么劝说也没有用。丽萃笑盈盈地瞟了一眼就转身走开了，她的拒绝并没有使达西觉得难过。恰巧彬格莱小姐走过来招呼他：“我能猜中你现在在想些什么。”

“谅你也猜不中。”

“你心里正在想，许多个晚上都跟这些无聊的人一起度过，实在叫人受不了，我跟你颇有同感，我就想听你指责他们几句。”

“你完全猜错了。我正在思考：一双漂亮的眼睛竟会给人这么大的快乐。”

彬格莱小姐立刻盯住他的脸，要他告诉她，究竟是哪位小姐使他这样想入非非。达西先生鼓起极大的勇气回答道：“丽萃·班纳特小姐。”

“你看中她多久啦？我何时可以向你道喜啊？”

“我料到你会这样问的。女人的想象力真敏捷，从倾慕一下就跳到了爱情，一眨眼的工夫，又从爱情跳到了婚姻。”

“要是你这么一本正经，我就认为这件事是真的了。你一定会得到一位有趣的岳母。”

她说得那么得意，他却完全似听非听，她看到他那般镇定自若，便放了心。



班纳特先生的全部家当几乎都在一宗产业上，每年可以借此获得 2000 镑的收入。说起这宗产业，真是他女儿们的不幸。他因为没有儿子，产业得由一个远亲来继承，至于班纳特夫人的家私，也算得上是一笔大数目了，可事实上还不够弥补他的损失。班纳特太太的父亲曾经当过律师，给了她 4000 镑的遗产。她有妹妹，嫁给了她爸爸的书记腓力普，妹夫承继了她爸爸的行业；她还有兄弟，住在伦敦，生意做得很红火。浪博恩这个村子和麦里屯相隔只有 1 英里路，几位年轻的小姐们每星期都要去三四次，看看她们的姨妈，顺便千方百计地从姨妈那打听新闻。附近地方来了一团民兵，她们的消息来源当然从此就丰富了，这一团人整个冬天都要驻扎在这，麦里屯就是司令部的所在地。

从此她们每次拜访腓力普太太都会打听到几个军官的名字和他们的社会关系。军官们的住宅不久就被大家知道了，再后来小姐们直接就跟他们混熟了。腓力普先生一一拜访了那些军官，这真是替他的侄女们开辟了一条幸福源泉。她们现在开口闭口都离不开那些军官。在这以前，只要提到彬格莱先生的财产，她们的母亲就会眉飞色舞，如今跟军官们的制服对比起来，她就觉得财产简直一文不值了。

第 03 章

一天早晨，一个小厮走了进来，给班纳特小姐送来一封来自尼日斐花园的信，小厮等着取回信。吉英读信的时候，班纳特太太心急地叫道：“吉英，谁来的信？信上说些什么？”

“是彬格莱小姐写来的，”吉英说，一面把信读出来：

我亲爱的朋友，要是你不肯大发慈悲，今天过来跟露薏莎和我一同吃饭，我和她就要结下终生的仇恨了。两个女人成天在一起谈心，每次都吵架。看信后希望尽快前来。我哥和他的几位朋友都要去军官那吃饭。

你的永远的朋友珈罗琳·彬格莱

“去军官那吃饭？”丽迪雅嚷道，“这件事姨妈怎么没告诉我们呢？”

“我可以乘车子去吗？”吉英问道。

“不行，你最好骑马去。好像要下雨了，下雨你就可以在那儿过夜了。”

“这倒是个好办法，”丽萃说，“只要你拿得准他们不会送她回来。”

“彬格莱先生的马车要送他的朋友到麦里屯去；赫斯脱夫妇又是有车无马。”母亲送吉英到门口，高高兴兴地说了许多预祝天气会变坏的话。她果真如愿了。吉英刚走不久，就下起了大雨。妹妹们都替她担忧，只有母亲反而高兴。她的神机妙算究竟为吉英创造了多大的幸福，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知道。早饭还没吃完，尼日斐花园就派人送来一封信给丽萃：

我亲爱的丽萃，今晨我觉得很不舒服，可能是昨天淋了雨的缘故。承蒙这里的朋友们的关切，要我等到身体舒适一些再回家。朋友们非要请钟斯医生来替我看病，要是他来过这里，你们别惊讶。我只是有点儿喉咙痛和头痛，没什么大不了的毛病。

姐字